



笼中人

风子 著

花城出版社

我想讲一些关于生命和自由的故事……
笼子是在三岔路口的命运中转站，是笼中
人奔赴地狱或者天堂的候车室。



风子 著
花城出版社

笼中人



作者简介：

风子，原名竺华松，1968年1月出生于浙江嵊州，1987年毕业于青岛化工学院，之后是8年流浪和5年牢狱。2002年刑释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流浪族》。

目 录

关于一些故事的由来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笼子里的第一天	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1 警察叔叔让我住笼子	3
2 我真的强奸我婆娘了	7
3 咬	13
4 玩我	18

第二章 两个老大	2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1 两个死刑犯争着做老大	24
2 我们有了两个老大	29
3 日子容易打发了	32

第三章 仇	36
-------------	----

1 仇人在笼子里相见	36
2 我的胆子饿大了	44
3 同病相怜	48

第四章 处长	53
1 我们盼贪官	53
2 给他来个下马威	56
3 处长的 3 个女人	63
第五章 3 个倒霉蛋	72
1 老陶	72
2 狈	79
3 处长	84
第六章 一群倒霉蛋	88
1 处长让我立了个功	88
2 黑熊	94
3 我又该肚子痛了	99
4 我婆娘给解救回去了	103
第七章 跑！跑！跑！	107
1 江湖的点拨	107
2 我们全是猪脑袋	112
3 老陶是个老逃犯	115
4 老陶的 3 招	121
第八章 我又立功了	131
1 丑妮回来了	131
2 我只好做叛徒	135

3 仇恨化解了	139
第九章 上路之前	146
1 有水平的上诉状	146
2 我让狈失望了	151
3 算命	159
4 失败的绝食	163
5 每天一招	168
第十章 一笼野兽	177
1 又一只孙猴子	177
2 妒嫉生仇	183
3 我们都不是人	188
第十一章 去法庭	195
1 我是个不要脸的人	195
2 丑妮帮我打官司	199
3 我没有再犯错	206
第十二章 送人	209
1 找妈	209
2 送人	212
3 拉一个垫脚	217
第十三章 我的第一次会见	220

第十四章 我和处长	227
1 处长老夸我好心	227
2 我给处长捞了个好处	233
第十五章 赚了没有	239
1 拿哥来垫脚	239
2 我们是行侠仗义的好汉	242
3 黑熊是天下最穷的人	247
4 黑熊有新家了	251
第十六章 3个人的着落	253
1 处长上路了	253
2 老陶不跑了	256
3 江湖忘性好	262
第十七章 我做人了	264
1 活在人堆里才是人	264
2 水是有滋味的	269
后 记	272

关于一些故事的由来

我想讲一些关于生命和自由的故事。

我选择了笼子做舞台，笼中人做主角。这个主题于我，这样的选择是最合理的。我以为。

我只好花一点笔墨讲讲笼、笼中人以及我的一段经历。

这里说的笼或者说笼子，指的是看守所里的号子；笼中人，正规的说法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。笼中人的去向有三种：偶尔有一两个会被无罪释放；罪大恶极的从这里走向刑场；大部分人走向另一个大笼子——监狱。

因而，笼子是设在三岔路口的命运中转站，是笼中人奔赴地狱或者天堂的候车室。生命和自由是笼中人的故事的永恒的、几乎是惟一的主题。

我曾因刑事犯罪做过笼中人。在我8年流浪和5年牢狱构成的13年灰色人生经历中，真正的心灵煎熬来自做笼中人的

584天。我先后与近100个笼中人做过“一家人”，其中有6个死刑犯；戴过50斤重的脚镣，达数月之久；替不少笼中人写过上诉状；与一个19岁的死刑犯同睡一条被窝5个月，并目送他绑赴刑场，然后，与送走每一个死刑犯时一样，合唱一首叫《送君走上黄泉路》的歌为他送行。这首歌是这样唱的：

我们的兄弟
你走上黄泉路
老爹老娘不送你
老婆孩子不送你
难兄难弟来送你

.....

笼中人的故事，我只需讲述，而无需杜撰。

对于我的这段经历，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：把它写出来吧，让我们用一天时间不痛苦地体验一次坐牢——这便成了我写这部书的最初动机；有人对我说：写写你的忏悔吧；写写黑暗、暴力、人性的扭曲吧……是的，这些都是值得我写的。但我内心深处最急剧地涌动着的愿望是：通过对一些很难被想象出来的、真实的故事的叙述，告诉人们：生命和自由——我们与生俱来、又常常被我们不经意地挥霍着的拥有，有多么珍贵。

我将向你讲述：在面临可以预知的死亡时；在面临自由的失去，以及亲情、地位、财产、名誉等可能的附带失去时，笼中人的所思、所为。

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明的叙述者；但首先，我要求自己做一个诚实的叙述者。

第一章 笼子里的第一天

1 警察叔叔让我住笼子

在7月烈日的熏烤下，黑色的大铁门油亮得像新漆的棺材板，幽幽地冒着絮状的青烟。让我想起没有风没有月光的夏夜里，我们雾岭村的乱坟岗里偶尔飘荡的幽蓝的鬼火。我的呼吸有点急，青烟的腥味呼呼地涌进我的鼻孔，调皮地一路撩我鼻毛，诱出一个在口腔里断气的喷嚏。

小门猛地洞开，像是被我那后劲不足的喷嚏冲开的。门里黑瘦得像条鱼干的警察叔叔朝我一招手，门外送我来的雾岭镇

派出所的李所长推了我一把，我便嗖地钻过了燃烧着的门洞。我像一条钻火圈的狗。我笑了一下。

很高的墙。把懒婆娘一样的微风挡住了；把临河市大街上吵嚷着的人声车声挡住了；却没把正午直射的阳光挡住。我热得成了烤箱里的一只红薯。第二道铁门被吱嘎吱嘎地拉开了，咣地撞在墙壁上，嗡嗡的回音像我婆娘丑妮在床上咬着嘴唇的叫疼声。我有点恍惚。我的目光穿过深长昏暗、像个洞穴的过道后，被第三道铁门截住了，还想从门缝里钻进去，左眼被汗水辣了一下。抬手时，才发现它们是被手铐拴在一起的。我眯着左眼，低下头，分两次在两只胳膊上擦擦两只眼睛，然后跟着警察叔叔走去。

我在拱进一具在阳光下曝晒的棺材？像。但我压根也不愿想得那么惨人。我这个活了38年，到底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山里人，现在是有点害怕，也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。李所长早就说了，来这里是让我把事情说清楚的，接下去那句“说完了就回家”李所长没说，我也猜得出……

所以，我情愿这样想象：我在钻进动画片里的那个山洞，就是让阿里巴巴“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”地叫开的那个，我至少会拣拾到一些新鲜事。我便竭力让好奇在心里铺展开来，覆盖心慌。

现在，我跨过4道铁门了，被警察叔叔领进了一间亮堂的屋里。该让我说那件不难说清的事了吧，那我回家的时间也就不远了。为在晚餐桌上喝番薯烧时，能把现在的故事讲得好听些，让我5岁的儿子小傻的眼睛睁得圆些，趁着警察叔叔在慢条斯理地翻本本，我的眼睛溜到窗外看新鲜去了。

一排美人蕉蔫蔫地倚着墙基纳凉，像在田头拄着锄头喘粗气的女人，最蔫的一枝该是村妇中最瘦弱的丑妮吧；而天井中

那棵高大浑圆的万年青像一个挑着担子的汉子。我自豪而无声的一笑。然后，我的目光爬上那堵比我家的屋顶还高出一截的围墙。

墙头筑着一道整齐的篱笆，上面依稀的锈迹让我想起了：它是一道电网。我心里格登一下。顺着笔直的铁丝，我的目光滑到围墙尽头，钻进一间又高又小像鸟窝的阁楼。一个解放军叔叔肩扛步枪瞪着我，让我联想到在高空中俯视小鸡的鹰；他的目光，连同雪亮的枪刺投射给我的太阳的反光，把我的目光硬生生地顶了回来。

我感到口里干苦。我抿抿嘴唇空咽了一口，对警察叔叔说：“这就让我说了吧，警察叔叔。”

警察叔叔还在翻本本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说什么？我姓郎。”

说什么？竟然是在问我，问我这个本该我问他的问题。我的目光在他的大鼻孔和小眼睛间蹦了几个来回，见他还是没看我，只好向他解释：“我买我婆娘丑妮的事呀。我是怕说晚了会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，丑妮这傻婆娘等不到我是不吃饭的，我儿小傻就也会跟着她饿肚皮……这就让我说了吧，警察叔叔。”

唏——警察叔叔笑得像车胎漏气：“急什么，排到你再说。叫我郎管教。”

我点了两下头，第三下点到一半时定在半空。我问：“那，得排多久？警察叔叔。”

“也就几个月吧。叫我郎管教，听到了吗？……”

几个月？我的脑袋嗡地一响，后面的话我便听不到了。买了丑妮5年了，我和她没分开过一天，她每晚像只母猫蜷在我怀里睡，而小傻像只小猫蜷在她怀里睡。我想另外的睡法一定

会让我们仨都辗转难眠的；再说，我排队最久的那次，就是小时候每个人领二两白糖的那次也才排了几个小时呀……我愣愣地看了一阵没有一点表情的郎管教，埋下头在胳膊上擦了一把汗，笑起来，说：

“警察叔叔，嘿嘿。我和丑妮定了明天开镰割禾的。丑妮这婆娘单薄得像棵芦苇，她是管送饭送水照管小傻的；我娘更别提，晒谷都给日头烤晕过。没有我，稻子怕有一半会烂在田里收不回。”我捏到裤兜里那包3毛钱的烟，好像还有3支，“警察叔叔，你抽烟。”忙乎了一阵，我戴着手铐的手怎么也没能把烟拿出来，只好又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你还是让我插个队吧，警察叔叔。都怪割禾赶季节。”

一圈一圈的涟漪在警察叔叔脸上漾开来，好像我的话是投进他嘴里的一颗石子。“大傻×，叫我郎管教，教你不会吗？大傻×，我还没娶老婆，做你叔叔是折我阳寿哩。”他说。

我看了看他唇上不浓的毛和没有一条细纹的眼角，估摸他不过二十五六岁上下。都怪在我们雾岭村，老老少少都管他们那号穿制服、戴大盖帽的人叫“叔叔”。我歉意地笑了一下。“郎管教，郎管教”地唤他几声后，我说：

“那，插队的事……”

郎管教还是不答我，把本本往我面前一推，指着一个小小方格，说：“签名。”

“郎管教，真的……让我插队了？”我咬着笔头问。

“嘁，真是大傻×。”郎管教笑了笑，“先让你签了名住下来。你强奸你老婆的事有的是时间让你说。”

住下来？强奸我老婆？我把惊愕和无法掩饰的气愤用力吐给郎管教。我想用我的放肆激怒他，逼他说出些话——哪怕是骂词或更坏的消息，那样我就可以一条一条反驳他，会使我不可

在冤屈里坠得太深。可他只是笑，笑容里的内容像一朵我摸不到的云，我只好耐下性子问：

“你让我住哪里？”

郎管教说：“看守所的笼子里。你以后归我管。来了个大傻 X 热闹好玩。”

我把我陷进他黏稠的笑脸里的目光拔出来，看着他大盖帽上有亮光的国徽，大声说：

“郎管教你听着，我一定要把没强奸我婆娘的事说清楚，不然我以后怎么在雾岭村抬起头。”

2 我真的强奸我婆娘了

笼子？

我从没想到，能住人的，除了屋子，竟然还有叫“笼子”的。走在走廊上，我想到：鸡和鸟爱把脖子用力拱出笼子，而兔子总是徒劳地啃咬编笼子的竹片或者铁丝。我一米八的身子便有点不自在，我使劲地拐了一下胳膊肘。这时，我身后的第五道铁门咣地关上了。

笼子里刹那静了，好像本来在吵嚷的是一群怕人的蝉儿。几人高的墙上有两扇不大的窗，光线像两条手电筒在高处对着射，而低处昏暗得像是到了黄昏。一些个亮晃晃的光脑袋在晃，像一堆诱人的白皮西瓜；一些绿荧荧的眼睛像萤火虫在闪。光线渐渐明了，我眨眨眼后看到，十来个人大都一丝不挂，汗水让他们浑身油亮；鸟儿栖息在各自的窝里，探着头看我。我的脸有点热，我的目光就给挤到别处去了。

笼子里空荡荡的。半人高的水泥基上铺了木板，就成了统铺，贯穿整个笼子，像个大骨灰盒。墙角有一个厕所。空气中

飘着霉味、汗味、粪便臭、屁臭、脚臭……我这个不大讲卫生的人也下意识地憋住了气……直到坐在第一个的像条瘦狗的小个子问我叫什么名，我才松开捂鼻子的手，回答说：

“大傻。”

笼里爆起的笑声回落时，我才发现我报的是外号。我在犯糊涂。我也笑了。我们那儿有个从老辈传下来的说法，名字越贱越养得活。我个儿大，我娘就给我起了个“大傻”的贱名字。到了4岁时，我还不会走路，我娘急了，掐了20个鸡蛋，替我向风水先生讨了个“李聪”的洋名字。不久，我就能走路了，可人家就又叫回我的贱名字了。叫我“大傻”会给人家优越感，这是谁都喜欢的——尽管他们其实也不见得比我聪明；我也喜欢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好心情会感染我。

“你是大傻。我呢，叫我‘狈’好了。”瘦狗说。他像是看出了我肚里墨水有限，认真地解释说，是“狼狈为奸”的狈。又说，狈比狼厉害，是狼群里的老大。他接着问我犯了啥事儿。

这个自称“狈”的人也就20出头，挨我下巴那么高，大腿没比我胳膊粗多少，他的脸肯定比我屁股要白。电视里可没见过这样的老大。我没在他身上找出像狼头、像老大的地方。一肚子纳闷的我随口就答：

“强奸我婆娘。”

强奸？婆娘？婆娘？强奸？我的回答给他们斩成两截，被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的笑喷出来，一遍遍奋力抛向空中。一个脸上有条长疤，自称“江湖”的瘦高个说，我们有最荤最腥的故事打牙祭了。一个毛头小子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，我虎娃也是强奸犯，我总算有伴了。我这才发现自己还在犯迷糊。我用目光狠狠抽打着那些幸灾乐祸的脸和嘴，说：

“我没强奸。是警察叔叔搞错了。婆娘是我家的，跟她睡觉叫强奸，那每个有老婆的男人都强奸了，是吗？你们说是吗？我呀，我把没强奸我婆娘的事说清楚了，让警察叔叔把错误改了，我就回家……”

回家？回家？哈哈……他们的笑声里的嘲讽没有一丝掩饰。狈对又生气又纳闷的我说：“我也说没抢没杀人。这里10个有5个喊冤的。事实呢，我是抢是杀了，你呢，当然也是强奸了的。共产党管的天下有漏网的坏人，共产党管的笼子里基本上没有被冤枉的好人。”他咦了一声，“怎么看你，也不像强奸的胚子呀。虎娃就像，他长了双色眼。你呢，你的眼睛是牛眼。”

我看了一眼这个说自己杀人了的狈。我不想让谁看出我心里的慌乱，因为我也是一条汉子呀。我笑起来。“你这么年轻，这么瘦，你说杀了人是吓唬我。以后可别开这样的玩笑。”我现在不想知道真相，我怕万一真的是一个可怕的真相。我没有一点停顿地引开话题，“我不像强奸的胚子，这你有眼光。”表扬他的同时，我心头一酸，把憋了好久的牢骚委屈哗哗地倒出来：

“我真的没强奸我婆娘。我婆娘丑妮是我花了3000块买的。那晚，酒席散了，人走完了，我把她抱上床，替她解了4个扣子，她没推阻我一下。我刚想把手放上去，她问我多大了，我说33岁，她说：你比我爹小4岁。我不信，我们俩就算起了年纪，这才知道媒人骗我了，丑妮是15岁，不是18岁。想到丑妮还么嫩，看到她的奶子才两毛钱一只的肉包子大，我身上的火就熄了。我对自己说，反正丑妮是我的女人了，又飞不走，把自己说得睡去了。我是被丑妮哭醒的，她拖过我胳膊搂住说：大傻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安心做你的女人，不跑回两千里

外的家去。我说会对她好的，她就扑到我身上来了……”

我看到他们的眼睛变大变圆了，有一个的喉节动了一下。像看到了光着身子的丑妮一样。我生气地跳过程直奔结论：“瞧，我没打她卡她脖子吧，没强奸她吧。”

他们插着床板，有的嚷“过瘾”，有的嚷“不过瘾”。十几张原本煞白的鬼脸开成了一簇有血色的花，映照得我的心也热乎起来，绽放开来。我大声说：

“警察叔叔搞错了。我那媒人阿强，给当人贩子抓起来了。警察叔叔让我们两口子去了雾岭镇派出所，我想该是要退给我买丑妮那3000块钱吧。警察叔叔问了我一阵，问了我婆娘一阵，让我俩按了几个手印，就送我来了这里……他们和郎管教全都搞错了。”

他们总算不笑了，便轮到我笑了。我没有大声笑，怎么着我给莫名其妙地冤枉进笼子里来，也是受了委屈的。江湖轻声说：这么说，大傻还真没强奸。狈说：他们真像是搞错了。我看着他们皱起的眉，心里舒坦了不少。我大度地说：

“其实，我们村里的神算子张会计也有算错账的时候，我们村里最孝的二拐子也有气得他爹吐血的时候，听说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犯过大错。人不犯错误就成神仙了。警察叔叔也是人嘛。他们很快会改正的。”

我已经知道，看守所是犯了错的人住的地方。想到只有我一个人没犯错误，我宽慰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人不犯错误，那这天下就没有‘错误’这两个字了。你们不要灰心，只要铁下心把错误改正了，也能和我一样回家过舒坦日子的……”

我的话被斜刺里劈过来的一巴掌掴断了。狈收回去的手抱住了脑袋，说：

“住嘴，说得我头痛。”